

【台湾】诸葛青云
武侠小说大系

江湖夜雨十年灯



湖南文艺出版社

江湖夜雨十年灯

细将风教入章回

清简子云

从小跟随家长，足迹流转国内。就学于北平、上海等地时，便嗜读“武侠小说”成癖，还珠的“蜀山”、“青城”，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赵焕亭的“洪扬豪侠传”，王度庐的“鹤惊昆仑”等名著，都看得我神游其中，废寝忘食，甚至掩卷都能背诵！

等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充任公务员时，因欲寻找副业，弥补微薄薪资，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仗国学修养、地理知识，暨腹中“武侠存货”，试为“侠稗”写作，冀能“煮字疗饥”！

有意栽花，花多难发；无心插柳，柳竟成荫？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略助浇裹的“副业”，竟成为谬获众嗜、欲罢不能、无法甩脱的“专业”，成为“恒当累”，但也“相当有趣”，多交了海内外无数“知音朋友”的专门“爬格子动物”！

星、马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通报”、“新明日报”，泰国的“星暹”、“京华”，香港的“成报”、“快报”、“新报”、“星岛”、“工商”、“华侨”，日本、韩国以及菲、美的“侨报”，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同时都有“连载”，我几乎日撰万言，要写十个长篇以上，才略堪应付！这一篇，正在卿卿我我，妾意郎情；那一篇，却剑底飞魂，刀头舔血，情绪要不停转变，汗水要不停滴落，手腕要不停劳动思索。这工作，有“荣誉感”，也有“空虚感”！换言之，这和“消耗心力，娱乐

别人”的“特殊职业”，是乐事，也是“苦事”!!!

同文中，着实有几位老友，都是“超超好手”！金庸的“深厚学识”，古龙的“新颖才华”，卧龙生的“沉美笔力”，高阳的“丰特史眼”，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深愿“尊之为师”、“敬之为友”的！

可惜，金庸住得远，港台非迹，海天相隔，致疏亲近；古龙和高阳，又谪期已满，先弃“红尘”；只有一位“卧龙生”（牛鹤亭兄），和我彼此所居，近才数里，可以常相往还。说也有趣，“诸葛”、“卧龙”，关系本妙，一个是“出山之龙”，一个是“在山之龙”，只不知两岸的“出版社”与“读者”中，有没有肯“三顾茅庐”，赏我们饭吃，要我们“六出岐山”，“七擒孟获”，为他“鞠躬尽瘁”而已？

卧龙生迁移新居，写副“对联”，送他补壁，彼此的关系、成就，以及抱负，于其中略见端倪，录供知音一粲!!!

“铸侠骨，状奇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各有声华惊海宇！

振黄魂，扶正气，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细将风教入章回！”

目 录

第 一 章	江湖夜雨十年灯	(1)
第 二 章	节中有节 枝外生枝	(38)
第 三 章	江湖风涛	(72)
第 四 章	雪海双凶	(109)
第 五 章	幽灵谷之谜	(145)
第 六 章	崆峒双剑之死	(179)
第 七 章	忍辱偷生却为阿	(214)
第 八 章	初运神抓惩凶魔	(251)
第 九 章	幽灵谷群豪陈尸	(286)
第 十 章	波诡云谲辩亦难	(325)
第十一章	恩怨酬白骨 泪可到黄泉	(345)
第十二章	无猜曲是断肠声	(391)
第十三章	天若有情天亦老	(421)
第十四章	欲把西湖比西子	(450)
第十五章	绝尘而去	(480)
第十六章	不堪回首忆当年	(508)
第十七章	悔不当初留春住	(536)

第十八章	徒劳往返	(565)
第十九章	李代桃僵	(593)
第二十章	舍己耘人俱永诀 长使英雄泪沾襟	(622)

第十章 波诡云谲辩亦难

白冲天声音愈去愈远，终至完全消逝。

静静的黄山，静静的始信峰上，只有几只苍鹰在云空中翱翔，也惟那几声鹰唳，偶而冲破了峰顶的寂寞。

韦明远与杜素琼仍是屏息躲在石壁缝中，因为站久了，他的腿伤开始在隐隐作痛。

起初因为处身于生死毫发之际，使他暂时忘记了痛楚，现在危险一过，腿上的伤痛开始侵袭他了。

他很想挪动一下身子，使自己舒服一点，然而杜素琼靠得他那么近，她洁白秀脸上洋溢着神圣的光辉，使他感到即使是无意碰她一下，也是件冒渎的事。

所以他只有咬紧了牙根，强忍住那阵椎心挫骨的痛楚，而疼痛却愈来愈厉害。

虽是稍具寒意的深秋，虽然他身上的衣衫是那样地单薄，可是他的额上，却滚着豆大的汗珠，身体也因强忍着痛楚而起一阵轻微的颤抖。

杜素琼是背对着他的，却由于接触太近，仍可以感受到他的颤动，猛一回头，发现他满头的汗珠，禁不住芳容失色，急声问道：“师兄，你怎么了，莫不是哪儿不舒服？”

韦明远倔强地摇摇头，一任汗水似雨珠般地滚落，然而他受

创的腿却禁不住地挪动了一下。

韦明远的人本轩昂，虽是轻轻的一抬腿，膝盖已触上杜素琼的臀部，慌得他立刻又把腿放下。

杜素琼被他碰得心中一动，不过她知韦明远甚深，明白绝非故意轻薄，而且她冰雪聪明，由韦明远移脚的动作上，立刻想到他的腿伤，呀然惊道：“该死，我忘记你的腿了，旧伤未愈，再加上刚才一番拼命，又添新创，难为你怎么受得了！那老魔头大概走远了，我们出去吧！”

韦明远感激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杜素琼掠开草蔓，先钻了出去，四下看了一遍，然后回头向着壁缝点手招呼道：“老魔头的却去远了，师兄，你出来吧！”

韦明远答应了一声，也跟着出来，才走了两三步，禁不住一阵奇痛彻心，啊呀一声，跌倒下来，晕厥过去。

杜素琼连忙过去将他扶起，一试脉息尚在跳动，晓得他不过是急痛攻心，并无大碍。

当下也顾不得嫌疑，盘腿坐下，将他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慢慢地为他推拿着。

良久，韦明远悠悠醒转，发现自己枕在杜素琼的腿上，她美丽的脸上有着忧戚，她清亮的眸子中，有着焦虑，连忙挺腰想要坐起，口中呐呐地道：“师妹！这如何使得，这太唐突你了！”

杜素琼的玉颜上飞过一阵羞红，但立刻就消退了，换以一种湛然的神光，庄容地道：“师兄，别动！你腿伤未愈！体力消耗过多，应该好好休息一阵。武林儿女，但教此心朗月明，何必为一些俗套所拘呢！”

韦明远将要坐起的身子，也为她的纤手轻按下去，感彻心脾，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呐呐地：“师妹，我，我……”

杜素琼却以她的罗袖，为他揩拭头上的汗迹，脸上满是怜惜

的意味，轻轻地说道：“傻哥哥，疼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早点说呢……”

她这一阵与韦明远耳鬓厮磨，芳心早驻，以前只是因为有一个萧涓的关系，勉强地抑制住，这一次揭穿了假“幽灵”的真面目后，生死历劫，自然而然地使他们溶合成一体，不知不觉间，将感情流露出来了。

韦明远听见她的话后，心神起了一阵强烈的震颤，抬眼望她，发现那大眼眶中饱含着两泡泪水。

一刹那间，他们都忘记了身在何处，只是希望天永不老，树恒长青，此生再不分离。

月到中天。

那一脉银光普照大地，仿佛是一盏明灯，映着相互偎依的一双倩影，若非在始信峰头，这将是银红小楼，红烛增辉，金兽添香的一幅绝妙人间旖旎风光图。

韦明远在一所山居的小室中，也在杜素琼的细心照料下休养了十几天，直到他的腿伤完全康复，他们才联袂下了黄山，江湖上已如鼎沸地传播着许多大事。

邪派中有数高手之一，“欧阳老怪”陈尸黄山花溪之畔，而且是死在自己独门暗器丧门钉下，这当然是韦明远自己的杰作，他付之一笑，内心还颇为欣慰。

“三绝先生”公冶拙，“五湖龙王”萧之羽，“酒丐”施楠，“玉龙”龙倚天，“滇南一凤”冷翠，虽然死在“幽灵谷”中，却非“幽灵”所为，杀人者乃是“长白派”“白鹰”白冲天。

这的确令人不可思议。白冲天不过是个二流角色，如何会有这么大的功力，可是白冲天自己作了解释：“幽灵”姬子洛早已死了，他冒了“幽灵”之名做了不少大事，现在自认已可天下无敌，不必再借死人装幌子，并有天下至宝“拈花玉手”为凭，众人虽

是怀疑此事，然好手伤屠殆尽，也无人不敢不相信。

然而最喧腾的一件事则是，“长白派”掌门谢一奇宣布逊位，掌门一席由白冲天继位，下帖武林各宗派，令他们臣服长白，尊白冲天为武林盟主，否则将以兵械相见。

白冲天还宣布了一件事。

“天香三宝”中的其他两样东西：“夺命黄蜂”与“驻颜丹”的下落，举世唯有一人得知，那人即“铁扇赛诸葛”胡子玉，眇一目，瘸一腿，若有人知其下落而擒得此人，送往“长白”总坛，可任“长白”副帮主之位，权倾天下。

韦明远与杜素琼二人打听得这些事情之后，内心骇异的程度，简直无法想象。白冲天所以敢明目张胆地这样做，显然是知道自己功力减退，“太阳神抓”无法发挥全力，奈何不了他！

想到今后武林，劫难无限，不禁废然长叹！

杜素琼却手托香腮，思索了半天才道：“师兄，我倒是想到了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韦明远奇怪道：“琼妹，你对我恩重如山，情高于天，即使你骂我都可以，还有什么事情不该说的？”

杜素琼的脸红了一下，白他一眼，才慢慢地道：“方今武林高手，在你心目中还称得起份量的有几人？”

韦明远略加思索后道：“‘峨嵋’清心师太及七宝寺中的那位老禅师俱已身故，剩下的尚有‘武当’香宿无为道长，‘终南’掌门吕无愁，‘崆峒’‘追风剑’孔依萍……”

顿了一下又道：“邪派中‘雪海双凶’‘玄冰怪叟’司徒永乐，‘雪花龙婆’谢青琼也可以算一份！”

杜素琼笑道：“师哥！你怎么妄自菲薄，‘幽灵’姬子洛前辈的唯一传人，‘飞环铁剑震中州’韦大侠的独子，您‘太阳神’韦小侠难道比他们差劲不成！”

韦明远对她开玩笑替自己取了个“太阳神”的绰号，不由得苦笑一下，然后才长叹道：“我若功力不减了三成，凭‘太阳神抓’之威，或许还可以跻身高手之列，现在是不谈了，倒是你，‘天香玉女’杜素琼足可以当高手之誉而无愧！”

杜素琼浅笑着欠身道：“愚钝之具，蒲柳之姿，那里敢当玉女清誉，少侠虽为褒我，恐将遭知人不明之议……”

她尚未说完已笑得花枝乱颤。

韦明远也陪着笑了一会，才正色道：“琼妹你到底要对我说什么？我相信绝不是仅为我取一个‘太阳神’的外号吧！”

杜素琼止住了笑道：“好！现在说正经的！你所指的那些人物中，有谁堪当白冲天‘拈花玉手’全力一击！”

韦明远沉思有顷，始微摇头叹道：“没有！这些人不会高过‘清心师太’及‘木肩大师’之师叔，他们都遭了毒手，其他人都毋庸置议！但我确信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白冲天绝非今世第一高手……我只要恢复了功力，我就可以对付他！”

杜素琼蛾眉微蹙道：“此言诚然不假，然行百里者半九十，阁下所失三成功力，若依仗时间修复，势非十年廿载不可，而此一段时间之内，阁下所谓天外之天，人上之人又蹈光隐晦，不愿出头，任凭白冲天为非作恶，半年之后，正派武林中已无噍类矣，那时即使杀白冲天一人能济天下否，况水涨船也高，安知悠悠十载，白冲天能一无进境，斯时‘太阳神抓’，必能克制白冲天乎？小女子才疏学陋，见未能及此，乞夫子道其详，小女子虚心正容，洗耳恭聆雅训……”

杜素琼还待说下去，却为韦明远举手拦住，急道：“琼妹，别开玩笑，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快说吧，别再呕得人难受了……照你这么说来，白冲天是根本没有办法对付他了！天心渺渺，实在令人莫测……”

杜素琼连忙道：“且慢怨天尤人！我再问你，你现在的功力，打一个普通人有困难吗？”

韦明远不知她葫芦里卖什么药，只好照内心所想，老实地回答道：“这当然没有问题，然则无怨无仇，我打他作甚？”

杜素琼继续道：“这且不管，你再说，打十人行吗？”

韦明远不明她意向何在，只是点头以示答复。

杜素琼却不放松，紧接着道：“千万人则又如何？”

韦明远笑着摇头道：“人非木石，血肉之躯，总有个精疲力竭之时，力敌百人之后，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也能要了我的命！”

杜素琼两手一拍道：“这就是了！即使具霸王拔山之勇，也架不住人多，则区区一个白冲天，又何足惧哉！”

韦明远了然地道：“原来你的意思是要我会同天下高手，共取白冲天。不行……这太不像个英雄所为了！”

杜素琼冷笑一声道：“真正的英雄但知有人，不知有我，这才是豪杰胸襟。白冲天已经在江湖上留下无数血雨腥风，你一定要尽个人的力量去杀死他，才像是除害了！”

韦明远理屈辞穷，沉吟半天道：“那么我该联合哪些人呢？”

杜素琼道：“你刚才不是将方今的高手都数过了吗？这些人若是联起手来，白冲天纵是项羽再世，也难逃垓下之围！”

韦明远作色地道：“连‘雪海双凶’也在内？”

杜素琼亦是凛然地道：“当然！除害与家仇孰轻孰重？你是个明白人，相信用不着我这个女流之辈来多作饶舌了！”

韦明远见她脸上已浮起一层不预之色，心中觉得很是对她不起，连忙作揖道：“琼妹！你不要这么说，始信峰头，若不是仗着你的慧心巧智，我早已遭了毒手！对你的心机，我只有佩服，以后一切都听你的好不好？”

杜素琼一掠秀发笑道：“我也不是要你什么都听我，只是有的时候，你为人过于方正忠厚，这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是处身在遍地荆棘的江湖，就不免要吃亏了！”

计议已定，两人就开始商量行程。正派中人，请他们联手荡魔，正是帮助他们免受长白派的吞并，当然不成问题，比较困难的是“雪海双凶”，撇开宿怨不谈，就以他们平日行事，能否与正派中人联手尚不在可知之数！所以他们决定先去找“雪海双凶”。然此二人行踪无定，茫茫人海，寻找起来，是真谈何容易。

二人只好一面走，一面打听。此事只能在暗中进行，若是明目张胆，又怕白冲天闻讯赶来加害，如此辗转月余，全无半点讯息。

然而武林中又传出噩耗，离长白最近的关东“参帮”领袖莫长春，举家人口，连同门下十二个弟子，在一夜之间，为人屠杀殆尽，血地上大书：“不服者死！”四个大字，方法笔迹，与“飞魔”裘逸及“花溪隐侠”檀清风满门遇害，如出一辙。

这一来大家算是真正地相信了白冲天的厉害。武当掌门松目亲传武林帖，广邀各派齐集武昌黄鹤楼一商。

杜素琼对韦明远道：“师哥，我们漫无目的找‘雪海双凶’，无异大海捞针，不如到黄鹤楼一行，看看他们商量些什么对策！”

韦明远自是赞成，两人遂取道直向湖楚而来。

越大别山、过麻城，在十一月中旬，他们到达黄陂，预计再有两日光景，就可到达武昌，赶上黄鹤楼上大会。

两人在黄陂城中找了一家店房，略事休息，随即叫了饭菜，正在用膳之际，忽然店伙计引了一个年轻武士进来！

韦明远见来人器宇轩昂，眉目间正气昂然，断定他是正派门下，连忙抱拳起立。

不想来人冷冷地一拱手问道：“台端可是‘幽灵’姬老前辈传

人韦明远？这位是‘天香’弟子杜素琼？”

韦明远见人家不但道出他的来历，而且语气颇为不悻，心中十分奇怪！口里仍是很和气地道：“正是，不知兄台何以认得敝师兄妹贱名？”

那人见他们承认了，脸上更浮起一层鄙夷之色，冷然地道：“幸会！幸会！在下‘点苍’弟子吴云龙，今日为敝门中一点事，特来向二位要一份公道！”

韦明远一听这年轻人竟是‘点苍’第二代高手，与他兄长吴云麟，妹子吴云凤合称为‘三灵’，颇负侠誉，忙道：“原来是吴二侠，久仰！久仰！令兄及令妹好！”

他原是一片真心的问候，不想吴云龙将脸一沉，怒形于色，以悲愤的声音大声道：“你是明知故问，还是故意装糊涂？”

韦明远满头雾水，莫名其妙地道：“在下与贤昆仲素未谋面，却是仰慕得紧，吴二侠此话，但不知是由何说起……”

吴云龙哈哈长笑，悲声道：“‘天龙大侠’与‘天香娘子’在武林中是何等尊崇，却收了你们这两个不长进的弟子，泉下若有知，死当不瞑目！”

韦明远被他一再相激，不由也薄有怒意道：“吴兄，在下因你乃名门弟子，一再相敬，阁下若再是如此出言不逊，休怪我要不客气了！”

吴云龙冷然道：“台端不必假仁假义，吴氏兄妹武功纵然不济，‘点苍三灵’却非贪生怕死之辈，家兄武功不如你，杀了他也没有关系，却不应该残了他四肢，又割了他的舌头……”

韦明远一听，知道又是误会了，惊奇地道：“兄弟与杜姑娘养痾于黄山始信峰中，最近才闻讯前来参与黄鹤楼大会，与贤昆仲素无宿怨，吴大侠遭遇了什么，我们丝毫都不知情……”

吴云龙冷笑地道：“我奇怪你们有本领做那种人神共愤的惨

事，却没有勇气承认！”

韦明远连受诬陷，亦不禁怒道：“你血口喷人，我韦明远自问磊落，事无不可对人言，你有什么凭据可以如此地侮辱我……”

吴云龙精目一睁，愤然道：“你要证据？”

韦明远道：“当然！无凭无据，你怎么可以信口黑白……”

吴云龙走前一步，在桌上拈起一根筷子，送给韦明远，沉声地道：“以箸刻木，相信你韦大侠绝无问题吧，我念你写，若是你问心无愧，总不至于怕写几个字！”

韦明远愤然接过筷子，望着他。

吴云龙双目圆睁，一字一字地念道：“寄语‘点苍三灵’，尔后当知收敛，今日残麟示警，日后屠龙剥凤。‘天龙’传人韦明远，‘天香’弟子杜素琼。”

韦明远皱着眉头，跟着将这些字都写在桌面上，写完之后，心中大为惊异，问道：“吴兄，这是什么意思？”

吴云龙不答话，却伸手在怀中掏出一方绸帛，上面血迹斑斑地写了许多字，他拿着与桌上的字一比较，突然双目尽赤，眸子中几乎喷出火来，嘶声大叫道：“韦明远、杜素琼，你们是一对最无耻，最怯懦的鼠辈，这布上是我大哥之血，这字迹你自己认得！今夜三更，城楼外空地上，‘点苍’门人恭候大驾，你们要是不来，天涯海角我也会追踪而至，然后将你们的罪状，昭告天下武林，让大家也知道你们的凶残阴狠！”

说完后，掷下血帛，头也不回地走了。

韦明远目瞪口呆地捡起那块血帛！

一直没有开口的杜素琼突然地道：“不用看了，那上面的字句都在桌上，而且字迹也必定丝毫无错，否则他不会那么恨毒面去的！”

韦明远抖开血帛一看，果如所言，不禁失声道：“这究竟是怎样

么回事呢，这……”

杜素琼平静地道：“这还用多说！我们又被人阴谋陷害了！”

谁要那样害我们呢？定又是白冲天！

杜素琼摇头道：“不对！白冲天艺业此刻在你我之上，他要杀我们易如反掌，何必多此一举，而且他假冒‘幽灵’之后，很少与你在一起，如何能学会你的笔迹，这绝不可能是他！”

“那究竟是谁呢？”

杜素琼思索了一下道：“不知道！我要是知道，不早就说出来了！”

韦明远沮丧不语，杜素琼亦再度陷入沉默。停了片刻，她才蹙着眉头，低声问道：“师哥，自从你离开‘幽灵谷’后，跟谁接触过？”

韦明远思索道：“很少，水上洞庭较技之后，我与‘五湖龙女’萧姑娘同行过一阵，不过她已在始信峰下死了，嗣后所有的时间，一直没有离开过你！”

杜素琼苦笑着道：“如此说来，此事若非你自作，竟是我的嫌疑最重了！”

韦明远亦是苦笑着道：“琼妹！别开玩笑，且不论是谁冒名陷害，我们只要自问无愧，何虞其他，倒是今夜之约去也不去？”

杜素琼面色一整道：“自然是去，不去我们成了什么人了，别说我们的师门声举满江湖，就是我们自己亦不能做畏头缩尾之事！”

韦明远长叹一声道：“去能将误会解释一下也好，就怕不易取信！”

二人相顾默然，良久无语。

更鼓三声！

黄陂城楼在黑暗中如一只巨兽蹲伏，守城的老卒似乎不耐午

夜奇寒，缩着头倚墙瞌睡。

城外有一道护城壕，冬来水枯，泥地龟裂，寂寂长夜中，惟有寒蛩夜泣，似悲年华若水，春途多舛！

寒星黯淡，风动枝梢。

韦明远与杜素琼如两双矫捷的夜鸟，闪电似地掠下城楼，停留在一片树林之外。

林后转出一批人来，缓缓地包围在他们四周，僧道俗都有，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俩！

吴云龙偕一个神情悲愤的玄衣女子越众而出，不间可知，她是“三灵”中的小妹妹吴云凤。

吴云龙厉声高叫道：“韦明远贼子，杜素琼贱婢，血债血还，你们还等什么！今日不叫你们溅血此地，就是我吴某人毕命当场！”

杜素琼被他贼子、贱婢骂得心头火起，然也不去理他，只是环眼一顾四周，冷然道：“不知诸位中可有‘点苍’掌门人玉驾？”

音调铿锵，声若金玉，吴云龙为之一怔，片刻之后，才再以鄙夷之神态，讪然道：“掌门人是何等尊贵身份，岂会轻易与你们卑劣贼子见面，你放心，任是刀山油锅，吴某照样可以奉陪接待！”

杜素琼夷然道：“掌门人不在，莫不是你们中的长辈死光了，要不然堂堂‘点苍’正派，怎会尽容你一个无知后辈在此狂吠！”

吴云龙被骂得脸上——红，此时由人群中走出一个老者，步履从容，先向吴云龙沉声喝道：“云龙，你退下去！”

吴云龙应声退下，老者才朝杜素琼微一颌首道：“舍师侄心切兄仇，是以出言无状，望杜姑娘海涵！”

杜素琼回他一福道：“不敢！请示前辈高名！”

老者微一拂髯道：“老朽公孙楚，职掌‘点苍’刑堂，掌门人孙无害乃老朽大师兄，家师与‘天香娘子’曾有一面之交，因此请杜姑娘不必以前辈相称，老朽实在不敢当！”